

长篇小说

黑白道 圆暗算

朱维坚 著

谨将此书献给喜爱我的《黑白道》和《使命》
的朋友们。

在本书中,你们将再次看到李斌良、林荫、
秦志剑、苗雨等人的身影。

我知道 ,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 ,不应去展示血腥和残忍。但是 ,文学来自现实生活 ,作家面对残忍 ,不能像鸵鸟那样把头钻到沙堆里 ,去杜撰莺歌燕舞。回避 ,绝不会使残忍自行减少 ,只能使它更为嚣张 ,只有把它暴露在阳光下 ,唤起人们的警觉 ,起来和它斗争 ,残忍才会恐惧 ,才会退却 ,才会减少 ,才会消失。所以 ,一些总是想蒙上人们的眼睛、捂上人们的耳朵 ,不让人们直面残忍的好心人 ,用心可能是好的 ,但是 ,实际上却成了残忍的帮凶。

所以 ,我绝不这样做。

所以 ,这部书和我以往的作品一样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残忍、阴谋、黑暗、罪恶和血腥 ,同样 ,更不乏与其进行殊死斗争的正直身影 ,不乏我和战友们的热血豪情以及对光明的追求与渴望。

作者手记

开篇：	残忍	1
一	受命	7
二	我来晚了	28
三	居然有这样的书记	47
四	险情	71
五	蛛丝马迹	98
六	特殊的联络员	127
七	目击者	154
八	知情人	176
九	灭口	201
十	难以置信	228
十一	心声	249
十二	营救	262
十三	转机	284
十四	深入	311
十五	可怕的真相	335
十六	血色黎明	359
十七	真情	386
十八	结局 回报	405

开篇 :残忍

1

这是一片居民区 ,一片平房居民区 这是晚冬的一个傍晚。已过了晚九时 这是居民区内一幢普通的住宅 ,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 推门进入室内 ,会一眼看到在这个房间的墙上 挂着一家三口人的合影照片 ,妻子和女儿微笑着依偎在丈夫和父亲的身旁 ,脸上写满了安全和幸福。此时 ,不到四十岁的主妇正在后屋叠着刚刚洗完晾干的衣服 ,等待着在外忙碌的丈夫和上晚自习的女儿归来。

这是一幅幸福的图景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 ,这个家庭和它的主妇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的幸福即将结束 ,此刻 ,死神就潜伏在外边 ,潜伏在住宅的东房山处。

这里地处城郊 ,天已经完全黑了 ,院外的街道上已经看不见行人。因为这个住宅实在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安全防护设施 ,甚至连大门都没有锁 ,所以 ,死神轻而易举地进入院子。由于屋子又挂着窗帘 ,亮着电灯 ,既隐蔽了死神的身影 ,又使他能大略看清眼前的环境。他就这样潜伏到房山处观察了好一会儿 ,确认屋子里只有一个女人之后 ,才悄然来到屋门外边。

凶手实在是太顺利了 ,当他推门的时候 ,居然发现屋门也没有上锁 ,一推就开了 ,于是 ,他顺利地进入室内 ,直接扑向后屋的屋门 ,扑向

早就盯准的目标。

中年女人一点也没察觉死神已经来到，她听到了身后的动静，可是却连头都没回，只说了句：“吃没有，饭在锅里热着！”等她觉得不妙，正要回头的时候，死神已经扑到她的头上，不，扑到脖颈上。一根特制的细而坚韧的绳索套在她的脖子上，她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连凶手是谁都没看清，魂魄就离开了躯体。

他虽然知道她已经死了，可是，双手仍然紧紧地勒了一会儿，才缓缓放开。于是，她温热的身体就贴着他的身子，缓缓地躺到了地上。他没有再看她一眼，因为他知道那会很难看。他走到房门口，向外倾听着，等待着，很快，外边响起轻捷的脚步声。他急忙又退回后屋，隐在门后，再次把那个死亡的绳索拿了出来。

很快，有人走进了屋子，向后屋走来，一个女孩子的叫声传进来：“妈，我回来了……”

门开了，女孩儿走进来，叫声也戛然而止。

“妈……”

这是她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声音，而听到它的，只有死神。

她很快也倒在母亲身旁。

业务顺利完成。

这回，他瞥了一眼她的尸体。他明白，自己吃的就是这碗饭，这是自己的生存方式，杀人固然不是好事，这种事也不是好人干的，可是，自己绝不是最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自己更坏的人，譬如，雇佣自己做这种事的人！

这么一想，他就迅速恢复了心理平衡，开始做第二件事：伪造现场。按照约定，杀人后，他还必须制造成盗窃或者抢劫的现场，给人的感觉是，盗贼进入室内，本是为了钱财，可是，忽然被女主人发现，他不得不杀人灭口，后来，女儿又回来了，也同样被他杀掉。他很乐意这样做，因为这除了能欺骗警方，干扰他们侦查破案，还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于是，他开始翻动室内的东西，箱柜，抽屉，肆无忌惮。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钱，一分钱也没有找到。他有些生气，一边在心里骂这里的主人穷鬼，一边继续翻找着，希望能翻到些什么，直到他打开后屋卧室

一个地桌上锁着的抽屉。

这个地桌很普通,很旧,可是地桌上有个抽屉却紧紧地锁着。这里边一定值钱的东西,或许就有现金。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决定打开它。对付它实在太容易了,他从怀中拿出螺丝刀(这本来是准备开门锁的),只两下子,抽屉就向他亮开了秘密。

他很失望,因为抽屉中只有一些纸张和本子,根本没有需要的钱。他觉得很晦气,可是,他马上又想,既然是普通的纸张本子,为什么要这样小心地锁好呢?他又手忙脚乱地翻起了抽屉里的纸张,很快发现了几份红头文件,上边印着中共山阳县委员会的红头文件,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侵害的可能不是一个平凡的家庭。

莫非,这家的男主人是山阳县委的什么领导……

不会。他马上改变了看法,一个县委领导怎么会住这样的房子,家里怎么会这样贫寒……

可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决定不再拖延,又翻动了几下,就匆匆走出屋子,来到门口,向院子悄悄望去。

院子里,一片平静祥和的景象,没有一个人影。再往院外看,没有路灯,光线很暗,家家户户的院墙、樟子形成的拐角,胡同,黑影憧憧,没有一点异常动静。他吁出一口长气,悄然走出屋子。

在跳出院子的时候,他好像听到了一点动静,他把手伸进怀中,摸着匕首四下寻觅了一下,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认为自己可能听错了,没有仔细寻找,就匆匆离开了。

在走出他认为的危险地带时,按照预先的约定,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简单地说了句:“生意成交。”然后就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时,他看到远方矗立着一幢幢高高的居民楼,心里再次确认,那个家庭的男主人不可能是什么县委领导,否则,他为什么不住到那里边呢?明天,那个家庭剩下的人一定会痛悔没能住到那样的房子里。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完全判断错了。

几分钟后,一个电话打到山阳县委书记郑楠的手机上,当时,他正在一个酒桌上。

圆

县委书记在酒桌上。绝大多数读者读到这里,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幕灯红酒绿的场景:一个红光满面的腐败分子端然而坐,眼前是美酒佳肴,两旁是大款美人等衣冠楚楚的高雅人士。可眼前的事实却完全相反,这个酒桌设在远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荒郊野外,设在一个帐篷里,桌上摆着简单的几个菜,在座的更没有什么红粉佳人和高雅之士,除了县委书记郑楠和承建商孙铁刚以及司机小丁,都是一些灰头土脸的民工。

手机响起时,郑楠正端着酒杯在讲话:“……这条公路的建设,对山阳经济建设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给山阳的腾飞安上了翅膀。为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真诚地对你们表示感谢,并向你们道一声辛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使这条希望之路早日通车。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也没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只以县委书记的名义保证,一定及时足额支付你们应得的工资……孙董,能做到吧!”

孙铁刚:“书记已经作了保证,我敢做不到吗?”

就在这时,郑楠的手机响了。可是,他仍然坚持着把话说完:“我虽然不会喝酒,可今晚说什么也要和大家喝上一杯。来,干!”

众人一起举杯:“干!”

酒干之后,郑楠才把手机放到耳边:“您好,请问是哪位?”

手机中一个喑哑的嗓子:“郑书记,你忙什么呢?别忙了,快回家去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吧!”

郑楠:“你说什么……”

对方冷笑一声,把电话放下了。

郑楠拿着手机叫了两声,再无动静,只好把手机放下。

这时,孙铁刚看到,郑楠的脸色忽然大变,他强自镇定地对他说:“孙董,你们先慢慢喝,我有点事,得马上回县里!”

孙铁刚发现了异常,关切地问:“谁打来的电话,出什么事了?”

郑楠没有回答。

孙铁刚：“郑书记，到底怎么了，你的脸色……郑书记，我送你回去吧！”

一个小时后，郑楠在孙铁刚和司机小丁的陪同下回到家中。他双腿发软地踉跄着奔进院子，要不是孙铁刚和小丁搀扶，几次差点摔倒。当他恐惧地走进屋子，看到妻子和女儿的尸体时，他只叫了一声她们的名字，就晕了过去。

就在晕过去之前的一瞬间，他意识到，从此刻起，他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完全改变了。

猿

山阳县公安局领导及刑警大队和刑事技术人员接报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勘查、走访，开始了紧张的破案工作。可以想见，县委书记的妻子和女儿被害，当地公安机关承受着何等压力，他们投入全力进行侦查。然而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案件却一直未能破获。

在这段时间里，郑楠渐渐恢复过来。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他照样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照样起早贪晚深入基层，照样开会讲话，批评训斥，好像和往常没什么区别。但是，他身边的人还是感觉到，他人瘦了，话少了，头上出现了白发。同时他们也发现，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让人敬畏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息。相应地，他的影响力、权威性也就更大了，他说的每一句话的力度也更大了，县里的各项工作也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尽管现场被翻得一塌糊涂，给人以盗窃、抢劫的印象，但是，无论是警方还是山阳的百姓，都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杀人案，广大群众更是对凶手刻骨痛恨，并为他们衷心爱戴的好书记受到的伤害而痛苦不已。

案件长期不破，公安机关压力越来越大，不但县公安局全力以赴，市公安局也直接介入，省厅也频频过问。可是，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突破，甚至没查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尽管郑楠专门到公安局来过一次，给参与破案的人员卸担子，说案子不可能都破，破不了很正

常,不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起案子上,不要因为这一个案子影响全县的治安工作。可是,公安机关哪敢怠慢,县委书记的高姿态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他们投入了更大的力气开展工作。

鉴于大兵团作战的时机已经过去,山阳县公安局的上级白山市公安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从各市公安局、分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专门攻坚。

专案组组成人员由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林荫负责选拔。这天傍晚,他伏在办公桌前,在经过慎重思考后,拿起笔,在眼前的白纸上写下几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写下的是李斌良……

一 受命

1

在林荫写下李斌良名字的同时,李斌良正牵着女儿在街头徜徉。

严冬已经过去,初春悄然来临,路旁的树木已经吐出了绿色的嫩芽,虽然晚霞已逝,暮色降临,街道上仍然行人不绝。街灯灿灿,暮霭温柔,远处的喇叭里,一个男歌手正用忧郁的嗓音唱着一首抒情歌曲。李斌良就在这样的情境中,牵着女儿的小手漫步前行。

三年来,他的很多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离婚时,他净身出户,把住宅楼及家庭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她们。毕竟和她同床共枕过几年,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女儿。尽管离婚了,他也希望她们生活得舒适一些。只是在女儿的归属问题上,他实实在在地苦恼了很久。他爱女儿,他希望和她生活在一起,可是,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特点,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照顾她,也没有精力和王淑芬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所以,只能同意女儿跟她一起生活,而自己只能在节假日星期天时看上她一眼。如果来了案子,这一眼也就看不上了。因此,他非常珍视每次看望女儿的机会。今天下晚班前,他早早赶到学校,把女儿接出来,带她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就开始手牵手的街头漫步,暮色中的歌声勾起他心中的苦涩,温馨伴着惆怅和忧伤弥漫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离婚后,他一直再未组成家庭,至今仍孑然一身。每到晚间,回到

办公室那张单人床上,无论他怎样回避和忘却,那种形影相吊的孤独感还是强烈地渗透他的身心,他的神经。因此,他也就格外地思念女儿。对他来说,和女儿共度周末就是最好的节日。所以,每次见到女儿,他都会久久不愿和她分开。今天晚上也是如此,他知道天不早了,应该送她回去了,可是,却仍然不愿放开她的小手,他想尽量和她在一起多呆一些时光,多享受一会儿这样的温馨。

然而,他万没想到,温馨被突然而粗暴地打破了。他居然和女儿共同目睹了一个血腥的场面。

2

事情是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有三个男子向着李斌良父女迎面走来,没有任何异常。李斌良只是无意间打量了他们一眼,走在中间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看上去有点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身后还一左一右保镖似的跟着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左边的是个大块头,体壮如牛,右边的青年块头虽然小一些,但身材也很矫健。当时,他们也看了他一眼,但,双方都未搭话,相安无事地交臂走过。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李斌良看得清清楚楚,那辆摩托车从街角拐过来,驶上人行道,迎面向自己驶来。

摩托开得极快,而且是逆向行驶,还驶上了人行道,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只以为是个飙车的小青年,也没有多想,抱起女儿闪到一旁,还想训斥几句,可是,摩托车风一般就从身边驶了过去,加之天色暗,驾车人戴着头盔,面目看不清,也不容他开口。他下意识地掉过头,目光跟随着飙车者,就这样,他看到了那个场面。

摩托车向着三个男子的背影撞去——那三个与他擦肩而过的男子。

具体地说,是撞向走在中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而且,在接近男子时,摩托手的手中还出现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刃。

三个男子还浑然不觉,依然漫步向前走着。

震惊之下,李斌良已经来不及做别的,只脱口叫出一声:“小心——”

也许是听到了李斌良的叫声,也许是本能地觉察到危险,三人及时地转过头来,发现撞来的摩托车。左右两个青年飞快闪开,只剩下中年男子怔在原地,而袭击的利刃已经向他头上砍去。

李斌良心里说了声:完了!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已经闪开的青年男子突然又冲上来,猛地把矮个汉子往旁边一拉,躲开了摩托和利刃,可是,那把利刃已经落下,中年男子躲开了,却落到青年男子的肩上。于是,一声惨叫清晰地传过来。

摩托车迅速向远处驶去。

李斌良下意识地捂上女儿的眼睛,心突突跳个不停,这还了得,太大胆了,太猖狂了……他把女儿放到路旁:“不要乱走,等着爸爸!”然后拔腿跑过去。

这时,受到袭击的三个男子已经向前追去,跑在最前边的,是那个中了一刀的青年,他虽然受了伤,速度仍然极快,矫健的背影迅速消失在远方。

落在最后边的是矮个儿中年男子,他一边追赶一边大骂着:“快,追上他,抓住他,杀了他!”

可是,这显然是徒劳的,人的脚步再快也无法和摩托车竞赛,它眨眼就没了影子。李斌良一边向前跑,一边拿出手机拨通 110,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要其通知有关警员马上出动,同时,指示刑警大队长胡学正带人尽快赶到现场。

李斌良放下手机,又跑了几步也停下来,因为,他看到追赶的三个男子已经折返回来,受伤的青年走在中间,矮个儿汉子和另一个保镖搀扶着他。李斌良急忙迎上前,伸手阻拦:“请等一等,怎么回事,我是……”

他的“警察”二字还没说出口,中年汉子已经不耐烦地伸出手臂猛地一推:“滚开,别碍事!”由于他用的劲儿很大,李斌良没有防备,不由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李斌良有些恼火，稳住身子，一把揪住矮个儿男子：“你们站住，怎么回事，我是警察！”

三个男子这才停住脚步，互相瞅了一眼，盯着李斌良。矮个儿中年男子愣了片刻，突然像抓住凶手似的一把抓住他：“什么，你是警察，那好，这事你都看到了吧，就交给你了，有人要杀我，你赶快去追他，把他抓住！你听见没有，还等什么，快点呀……”

一种强烈的反感在心中生出，这是干什么呀？你是受害人，不假，也不能用这种口气对待警察呀！然而，他此时无暇计较这些，只是耐心地说：“我已经通知了医院，可是，你们得协助我们工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子：“你不是看见了吗？我们就这么走着，不知从哪儿来了辆摩托，要杀我。事情发生在你们江泉，你是警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知道？”

话仍然难听，可一下把李斌良问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这……不管怎么回事，你们得协助我们调查呀，走，赶快跟我去公安局！”

矮个儿男子：“不行，你没看见吗，我们有人受伤了，得去医院！”

体壮如牛的大块头也大声地：“对，我们得去医院看伤！”

这个要求合理。李斌良看了一眼受伤的青年，他正痛苦地手捂肩头看着自己。他想了想：“去医院可以，但是，去一个人陪着就可以了，留下一个人跟我去公安局！”

矮个儿男子还想坚持己见，受伤的青年说话了：“赵董，我自己能行，你和大刚哥跟警察去吧！”

矮个儿男子想了想：“不，让大刚陪你去，我一个人去公安局！”

3

李斌良带着矮个儿男子回到案发处，发现女儿还站在路旁等待，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兵已经带着几个弟兄赶到，正向聚集在附近的群众进行询问。他一扭脸看到李斌良，急忙迎上来：“李局，怎么回事啊？”

李斌良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沈兵听完又转向矮个儿男子问怎么回事。矮个儿男子依然愤愤地：“你们咋都问我呀，我刚到江泉，咋能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们呢！”

沈兵不高兴地：“你这是什么态度？”

矮个儿男子：“你说什么态度，我是受害人，我的弟兄受伤了，你们不去抓坏人，老盯着我干什么？”

沈兵还想争论，李斌良将他止住，要求他马上采取相应措施，在调查走访的同时，配合交警、巡警设卡堵截，排查车辆，然后，要开沈兵的车带矮个儿男子回局。可是，矮个儿男子却说：“别了，开我的车去吧！”

李斌良：“你的车在哪儿？”

矮个儿男子：“帝王大饭店！”

李斌良抱着女儿，跟着矮个儿男子赶到帝王大饭店门外，一眼认出了他的车。

因为，它实在太醒目了。

它是一台加长林肯。有几人正围着它看稀罕。

矮个儿男子器宇轩昂地向林肯轿车走去。

这时，李斌良才意识到其人身份不凡，并马上猜到了此人是谁。

李斌良：“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问您的身份，请问您贵姓，从哪里来？”

男子：“免贵姓赵，从白山来。”

果然是他。

李斌良借着饭店门外的灯光打量了他一下，四十左右年纪，车轴汉子，其貌不扬，一双难以琢磨的眼睛也在打量着自己。真看不出，他就是那个白山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怪不得看他面熟，怪不得他说话是这种态度，原来……

李斌良：“您是……赵董……”

男子：“赵汉雄。”

猜想被证实了，李斌良的心猛然沉重起来。想不到，这样一个人居然在本县出了这种事，而且被自己碰上了。如果案子一时半会儿破不

了,作为目击者和刑侦副局长的自己,压力恐怕就大了。

李斌良抱着女儿随赵汉雄进入车内。赵汉雄坐到驾驶员座位上,李斌良和女儿坐到副驾位置上。女儿上车后顿时睁大了眼睛,回头向后边的车厢看个不停。李斌良知道,林肯车内的设施肯定非同一般,可是他不想在这个人面前显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受到他的轻视,就故意克制着自己,不往后看。

赵汉雄没有马上开车,而是拿起车内的电话:“您好,是刘书记吗……我是赵汉雄……别提了,我出大事了,就在刚才,在你的宝地上,差点把命丢了,要不是一个弟兄替我挨了一刀,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警察,他们能不能抓住凶手不知道,不过,非要先审查我不可……他……你等等,我问问……”掉过脸瞥一眼李斌良,“你贵姓……”

一股怒火涌上李斌良的胸膛。听口气,他是给县委书记刘新峰打的电话。过分点了吧,你就是再有神通也不能这么干哪?你告状可以,可不能说瞎话呀?火气上来,说话也就不客气了:“我叫李斌良,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听清楚了吧!”

赵汉雄哼声鼻子,冲着话筒:“刘书记,他说他是副局长,叫李斌良……好好!”

赵汉雄放下电话,转过头来,表情和语气忽然变了:“李斌良,刑侦副局长……啊,我知道是谁了,大名鼎鼎啊,当年,铁昆杀人的案子不就是你破的吗?你还救了刘新峰一命……对不起,我可不是告你,主要是被刚才的事气的,跟刘书记反映一下。”把手伸过来,“李老弟,也算是缘分,不打不相识吧!”

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手,李斌良不得不把自己的手伸过去。

当了几年刑警,李斌良已经见惯了形形色色不正常的事。赵汉雄其人他也早有耳闻,据说是个黑白两道的人物,早年靠经营洗头房、泡脚屋起家的,后来又办起娱乐城、洗浴中心之类的场所,近几年又开始转移到建筑、房地产等事业上,生意越做越大,居然成了汉雄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了白山市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企业家,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如今,在白山市所属各县市区,恐怕没多少人不知道他

的名字,尤其在党政干部中,其名声更是如雷贯耳,有的人甚至以结交上此人为荣。据说,很多官迷们为了提拔,都要走他的路子,即使一些县市区领导干部,对他也要恭而敬之,公安政法机关也要对其礼让三分。其实,大家在谈论起这些事时,都觉得不正常,可谁也没办法,慢慢也都接受了这种现实。对此,李斌良当然也没有办法,他早已明白,靠一腔正义感和愤世嫉俗在这个社会上什么用也没有,正义和邪恶斗争,很多时候胜利的是邪恶,即使最后正义胜利了,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为此,他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他知道,人不能超越现实,只能立足于现实,才能生存,才能斗争,并改变现实。所以,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他还是做出亲热的样子和他握手,嘴里说着:“没关系,只要赵董能理解我们警察,就比什么都强。您放心,您被袭击的事,我们一定全力查清,不过,也得请您多配合!”

赵汉雄:“那是。不过,李局长,我信不着别人,就信着你了,你一定要亲自破案,真要能把凶手抓住,案子破了,我奖励你!”

李斌良淡淡地:“谢谢。不过,破案是我的职责,不需要您奖励……请开车吧!”

关系得到缓和。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李斌良问赵汉雄,跟谁结过仇,谁可能这样做,赵汉雄开始一无所知,可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对了,前些时候,我在关河也差点遭到暗算,要不是小冯子,就出大事了……可是,关河离这里两千里开外,难道和这事能有什么联系吗?”

李斌良注意起来:“关河……到底怎么回事?”

赵汉雄讲述了在关河的历险经过,他去那里谈一笔大生意,那天晚上,他也像现在这样,在大街上闲逛,却突然遭到几个不明身份的歹徒攻击,而他身边只有大刚子一个保镖,眼看招架不住,小冯子突然冲上来,把几个歹徒打跑……

小冯子……

李斌良听完后,问小冯子是谁。赵汉雄说:“就是刚才替我挨了一刀的那个,对了,他叫冯健男,这是第二次救我了!”

冯健男。

李斌良记住了这个名字,然后又问这个人的情况。赵汉雄说:“我